

今年,好莱坞影片《盗梦空间》在全球热映,引起人们对于梦的好奇。什么是梦?怎样评判梦的象征符号对于做梦者来说是正性的还是负性的?请听听本体心理学家对梦进行解析,说说能不能真的盗梦,再看看当数学与艺术相遇时,会产生怎样的梦幻效果。

许多人询问梦的功能,并尝试从生物和心理分析方面寻求答案。“sogno”——“梦”这个词来自拉丁文“se omnium”,指个体与一切事物和人都处在关系中,是所有人都有的。

我认为从生理上讲,由于梦的存在,人的生命才得以存活下来。所有人都做梦,不记得梦则是另外一个问题——通常,是由于不愿意接受我们所处的现实,如果我们不做梦了,那将会死去。即使在此时此刻,梦也正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发生,只不过它是无意识的罢了。

梦是我们生存中的机体活动以及符合我们身份的功能活动的镜子,它非常重要。因为它虽然或多或少地有些隐喻,但还是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没有受到理性的操纵。

梦从健康、行为和社会方面,对做梦者进行准确的分析。梦的故事,会一次次揭示出主体内部在那个时刻占主导地位的事件。梦根据其重要性的排

听本体心理学家释梦

安东尼奥·梅内盖蒂(意大利)

序而阐述:在那个时刻最紧急的事情被放在了第一位。比如:在梦中,会显示出一个人身体是否出了问题,哪里出了问题,导致他生病的原因和思维方式又是什么。对于疾病而言,不管它是以一种什么方式出现(身体的或心理的),梦都是绝好的检查,对病情进行准确的分析和诊断。梦是一个全面的“X射线”。就像通过一个屏,可以看到手术室或一个大型工业企业等的内部一样。梦就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行为的内部。于是我们明白了这个认知工具的重要性:梦是属于我们自身的一个东西,它的声音和所传递的信息来自我们的内部,加上与宇宙无意识的原型相关的信仰或习惯也是不够的。本体心理学所采用的释梦标准是生物的标准,也就是与自然相关的个体的逻辑。当一个人梦到一个象征符号时,需要自问一下:从生存的角度讲,那个象征符号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这是因为生物的逻辑是最原始的和不可替代的,只有当这一基本要求满足之后,才可以去获得随后的构成一个

人的其他价值。比如,一个人梦到了许多鸟侵入他的田地,这意味着他由于太多的折磨人的事情,而让自己精力分散和变得弱小。事实上,对于一个农民来讲,根据自然的生物逻辑,鸟在他的庄稼上飞来飞去,意味着危险。这对全世界来讲,都是一样的,不管是哪一种文化和思想体系。或者,如果做梦梦到牙掉了,并不意味着牙有问题。需要问一下,根据自然的逻辑原则,牙意味着什么呢?牙代表着防御系统(进攻和抵抗)的生命力。因此,这个象征符号代表着朋友和亲人方面对自己是否有帮助。丢掉一个或多个牙齿意味着生命意志的减少。

根据自然的生物逻辑这一释梦前提,也就是说,梦到的象征符号对做梦者的身份是否有利,对于做梦者来说形成了所梦到的元素的正性或负性的标准。尽管荣格认为在做梦者的关系逻辑中,梦的象征是可以解释的,但是,他并没有确定这一标准。

对于本体心理学的分析来说,只要做梦者是一个人就可以;至于他是属于哪个种族、文化、年龄以及其他的,都是无关紧要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数十年以来本体心理学的临床实践取得了成功。而之前的许多流派所缺少的是,比如说,我们不知道弗洛伊德的释梦超出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奥地利文化,其结果又会是怎样?也就是说,我们进行的



毕加索名画《梦》。

实验没有超出那个文化之外,因此,我们就不能认为弗洛伊德的释梦是“普遍通用”的。

在领导人才的领域,梦的应用也是值得关注的。因为它可以在一个主体上进行检验。这个主体功能的发挥超出了单个的个人或单个的家庭,而是拓展到一个公司或是整个社会。因此,这个方法不只是适用于身体或心理方面有问题的人,更可用于凭借自己的准确性给众人带来利益的领导者。因此,这个方法的应用在社会层次上,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一般来讲,一个领导总是在某个具体活动领域受过很好的训

练,但是,他所受的文化教育中很少有对影响他生活的心理因素的认识。此外,由于体系文化或有时是出于个人肤浅的原因,领导者往往会忽略这些心理因素。正因如此,梦有的时候好像是天授神意。

比如说:如果一个企业家梦到了钱,意味着什么?我们还是从自然的生物逻辑出发:钱本身可以当做吃的、喝的和取暖用的吗?不能。是从文化的逻辑上赋予了钱的价值。作为一个自然的东西,钱是不存在的。因此,意味着这个企业家的行为是建立在在一个虚假的价值和虚假的参照物上。随后带来的将会是钱财的损失。相反,如果他梦到正在种麦子或在钓鱼,那么,这些象征根据生命的逻辑是有益于人的,有助于他的功能的。

本体心理学的方法使得对梦的象征的解读和现实变得可逆:一个象征所赋予的意义和做梦者的真实情况是相吻合的。

当这门科学完成了自己的发现——本体自在(标准)、语义场、偏差屏后,所有一切都变为可能。因为它使我们在梦的理解方面变得透明,使我们能够从区分出哪些东西是对我们有用的,而哪些又是给我们造成疾病和不利的。

《盗梦空间》是一部以商业为目的,为吸引大众好奇心而虚构的电影。它里面所讲述的观点,其实并不存在科学依据。

在电影的情节中,谈到主人公及其团队曾努力进行大脑的植入,以达到操纵意识的目的。影片使用了无意识这一元素,只是为了吸引大家的兴趣。无意识被当做是一个惯常的、可被操纵的事物为犯罪简单利用,这些所为都是通过神经器官损害性很大的麻醉剂进行的。

在这部影片里,谈到了无意识的三个层次结构和情况,这些都是没有得到任何科学和心理分析的验证的。也就是说,无意识在靠近意识边界的地方,是前意识,但无意识本身,不像电影中所说的

我可以和一个人在一起,做他做的梦,但梦总归是一个人的病理反映。因此,当我的无意识和他的无意识混合的时候,我的病状化会更严重。病状最深的人总是能够占据比他弱的人的上风。无意识领域也是情绪的领域,即停留在那里没有被投入的那部分被拒绝的能量。当一个人能够分享另一个人的无意识的时候,他已经是处于病理的阶段了。

所以,虽然进入另一个人的梦是不可能的,但在主体许可的情况下,只有在催眠的状态下才能操纵他的无意识。

此外,在影片中,缺少一个持久的标准。我们人类,在任何的认知、想象或科学研究的过程中,都需要一个标准,一个物理

也说盗梦

安东尼奥·梅内盖蒂(意大利)

那样,而是完全是一种自己自主的动手能力,它是不受理性的干扰的。影片让人们误以为通过无意识,可以操纵别人——一个拥有记忆、刻板定型和情结等的个体。

从无意识上讲,只有在主体许可的情况下,它才可以被干扰。没有他人的许可,是不可能去操作别人的无意识的,因为存在着拒绝。即使这个拒绝是有意识的和自愿的,也都会影响着无意识的结构。从技术层面上讲,主体处在催眠的状态下,是可以被操纵并进行互动的。但做催眠的时候,需要得到患者的同意,患者有进行互动的愿望。

而另一方面,尝试进入另外一个人的无意识中,却是有可能性的。那就需要运用语义场(能量信息场)的技术手段,即一个人将自己的意向转移到另一个人的身体上。每个事情在实际发生之前,都会先有能量的聚集。能量带有信息,当你接收到另一人的信息后,自身的能量会根据信息来组织。能量在变成实际发生的事情之前,通常先形成影像,梦实际就是一个影像。



都是电影惹的祸 赵和平

出发点。当一个人思考的时候,他是从自身身体的实在出发的。我们需要一个化为物质形式的,拥有肉体的个体。从这个此时此刻的点,我们来认识整个时空的动力活动。如果这个点不存在的话,我们就不存在,我们没有任何的身份。在影片中,缺少这样一个作为标准的点的参照,没有一个身体的落脚点。因此,也就没有认识实在的标准。

赵和平

禁行日上街各有奇招



左推右拉



多个轮子



一托三



这个妈妈真忙

赎罪日在犹太新年后10天,犹太新年在犹太历7月(提斯利月),阳历是今年的9月8日。这是犹太人最重要的节日,正统宗教人士禁欲戒食,不化妆,不出行,潜心祈祷,洗净心灵。全国日落禁行机动车辆,人们上街可谓各有妙招,空荡荡的街道成为孩子们骑车、滑轮、滑板等活动的超大乐园,为沉重的赎罪日增添了轻松欢乐气氛。文/本报驻特拉维夫记者 陈克勤 摄影/周林雁

WWW.GMW.CN

世界

国际部主办 责任编辑:吴云刘斌
电话:67078687 电子邮箱:gmgjb@163.com

作者介绍:安东尼奥·梅内盖蒂教授,意大利著名心理学家,本体心理学创始人,哲学、社会学博士,哲学心理学学士,物理学荣誉学士。
译者 熊舒

提起数学,你会觉得它是乏味、枯燥的,数学家们不总是以严谨甚至呆板的形象示人吗?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数学与艺术结合后,会发生什么奇妙的变化?这些艺术作品将以何种形象印刻在公众的心灵?

《盗梦空间》与非欧几何

今年9月上映的好莱坞大片《盗梦空间》在全球掀起一阵头脑风暴,片中涉及的数学、物理、哲学和心理学等专业知识,引起观众的极大兴趣与深层探讨;尤其是该片的许多假设与现象,都来源于现代数学中的几何研究。

让我们回忆一下影片中两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一个是阿丽雅德妮一直向上走了四段楼梯,却又回到了起点——这其实是荷兰“图形艺术家”埃舍尔在画作《上行与下行》中表达的“无限楼梯”概念,另一个是阿丽雅德妮设计的蛇形迷宫——一个永远也走不出去的真正迷宫。

“无限楼梯”与蛇形迷宫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按照数学理论,真实的世界是欧几里得空间(简称欧氏空间),而“无限楼梯”与蛇形迷宫则建立在非欧空间。与欧氏空间不同,非欧空间的面是曲面,与我们常见的平面从视觉感官上有很大的不同,它发生在事物的相对运动中,向欧氏空间弯曲、变化。在影片中,当梦境设计师阿丽雅德妮向科布,如果物理规律在梦境中全部被打破,将会怎样——其实她是在问:如果我们熟悉的对平面几何的传统描述被打破了,将会怎样?

《达·芬奇密码》与斐波纳契数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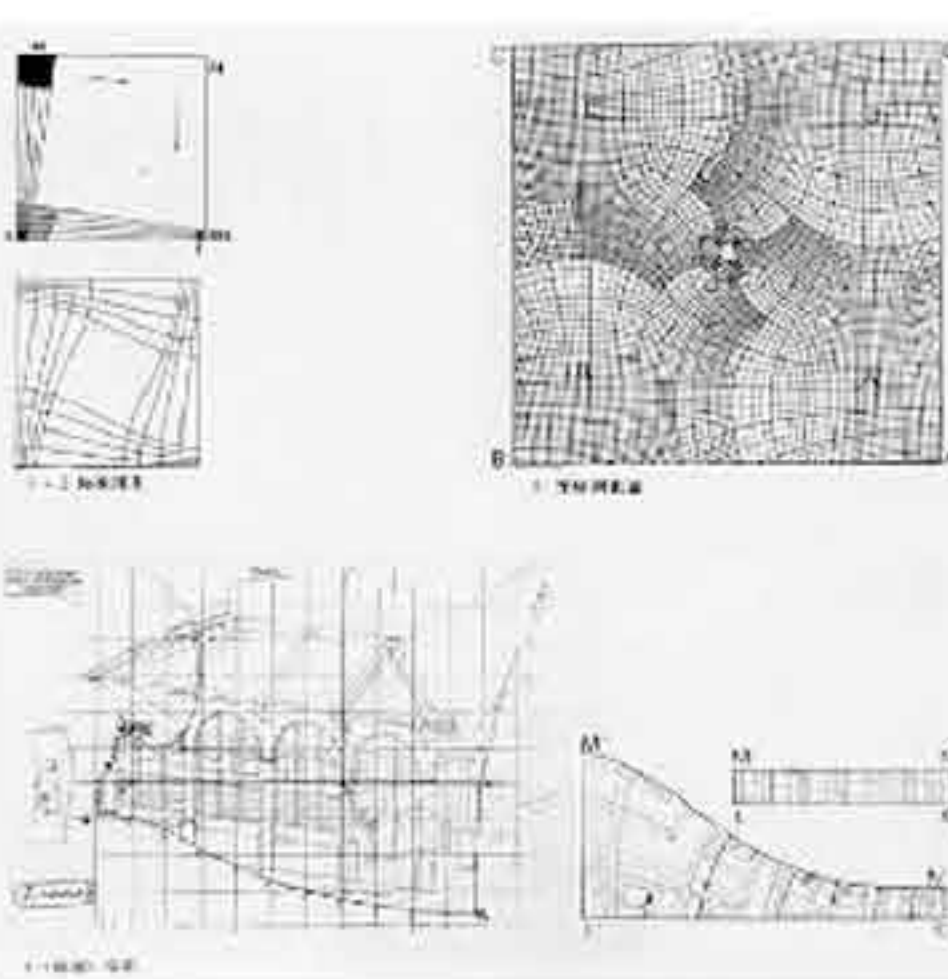
电影《达·芬奇密码》取材于同名小说,是惊险与智力解谜结合的典范之作。作者将密码学、数学、宗教等诸多知识巧妙地植入到错落有致的故事情节中,使得整部作品高潮迭起。

影片从卢浮宫博物馆馆长被杀场面开始,凶案现场留下了像“13”“3”“2”“21”“1”“1”“8”“5”这样神秘排列的数字。这些数字看似令人费解,实际上只是混合排列了1,1,2,3,5,8,13,21,34,55等斐波纳契数列的前8个数字罢了。你发现这组数字的排列规律了吗?对了,从第3个数字开始,每个数字都是前面两个数字的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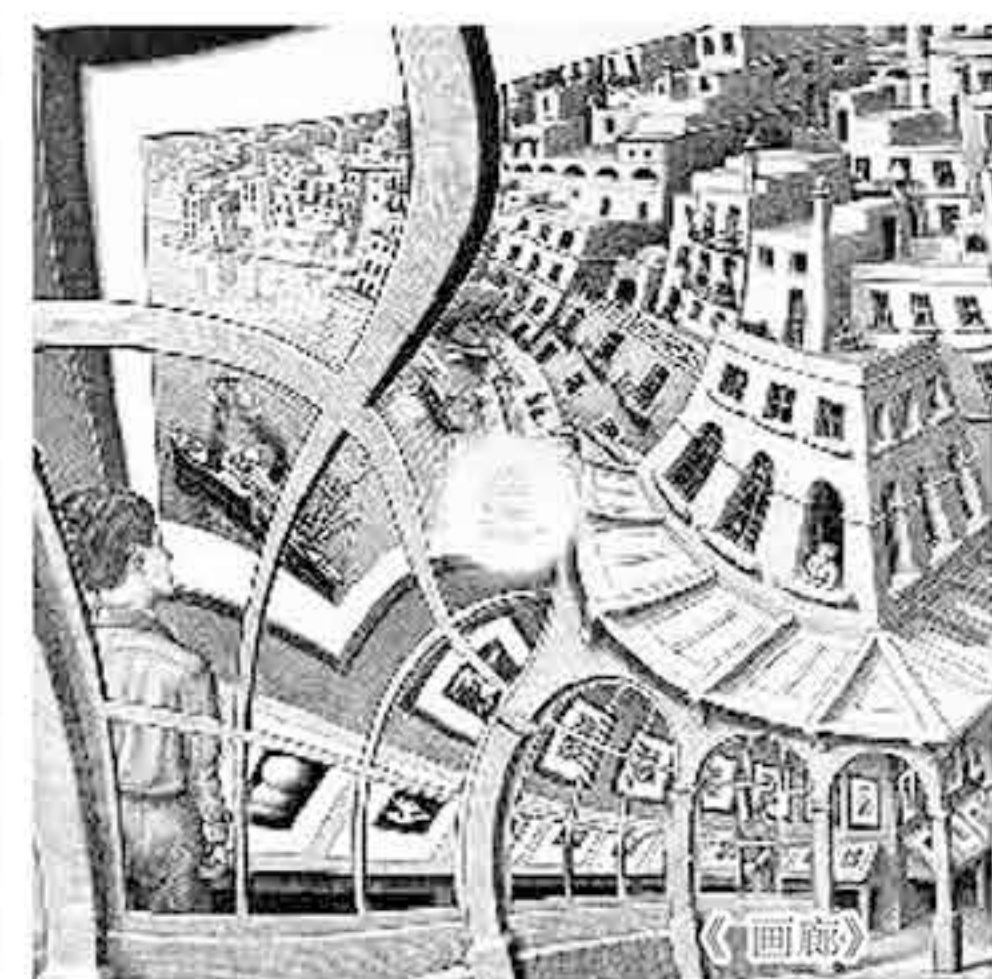
这个数列发现源于意大利数学家斐波纳契在《算盘书》中提出的“兔子问题”:假设一只刚出生的小兔,一个月后长成小兔;再过一个月,生出一只小兔。三个月后,

小兔又生出一只小兔,而原先的小兔长成小兔。按照这样的规律,四个月后、五个月……如果不发生死亡的话,过了一年,共有多少只兔子?当月的兔子数总是等于上月的兔子数加上上月的大兔数,用数列表示就是:1,1,2,3,5,8,13,21,34,55,89,144,233。

斐波纳契数列之所以有名,不仅因为数列中相邻两项之和等于后一项,还因为相邻两项相除所得的商竟然无限趋近于0.618——黄金分割率。艺术家在创作时,都会有意识地甚至严格地遵循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数字”。在《达·芬奇密码》中,精彩



《画廊》草图



《画廊》画面

看数学如何与艺术相遇

本报记者 张蕾

的故事情节同样也少不了围绕这个数字展开。

《画廊》与空间逻辑

平版画《画廊》被认为是荷兰“图形艺术家”埃舍尔一生的巅峰之作。埃舍尔本人也认为,在这幅画上自己达到了思维能力和表现能力的极限。

先看看画里有什么:画廊内正在举行画展,一位青年站在一幅画前聚精会神地欣赏——画上是—艘轮船,远处码头上矗立着许多楼房。但是问题并不这么简单:从画面左上方开

始,那些楼房绵延而来,一直到画面右边出现的一栋角楼——那是一间画廊的入口,画廊内正在举行画展,一位青年人站在那里看画……

确切地说,青年人是站在自己所观看的画中。在此,埃舍尔探索的是空间逻辑与拓扑的表现形式——他将空间由二维转变为三维,使人产生“青年人既在画内又在画外”的恍惚感。

如何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呢?我们可以从创作这幅版画的方格草图中找到答案:注意,所有格子的边框都连续



非欧空间概念使埃舍尔的画充满了神秘感。